

徐祯卿的吴中交游及诗歌创作

陈 红

的明诗坛上,有一位步江左,清音绝响,才情漾溢的诗人,这就是江苏诗人徐祯卿。徐祯卿毕生精力尽于作诗,写诗情音员生动,丰骨超然。明王世贞云:

诗韵本清华,调复古秀,如白云自流,山泉冷然,残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飞天仙人,偶游下界,揖逊殊乏,终然出尘。^①

对徐的韵清意淡,古朴清秀深为赞赏。徐诗以其尽洗芜词,情高韵朗在明中叶崛起江南,雄视中土,领七子之一席。

徐祯卿一生,以诗会友,无论是家居吴中,还是为官京师,都广泛结交了一批名人才士。他的诗歌创作也因其内容、风格的不同,以他二十七岁及第入仕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即吴中诗内容多消遣伤悲,气格较为纤弱,这同他的生际遇,吴中交游密切相关。从徐祯卿的吴中生活和交游中,可以窥见他吴中诗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徐祯卿的吴中诗

公元1474年,徐祯卿出生于姑苏一个家境清寒的家庭。徐家世居苏州常熟,至祯卿时迁入吴县,遂占籍为吴县人。

少年时代的徐祯卿,生活较为清贫,未见他的祖父及父辈有做官,享俸禄的记载。家中贫至不蓄一书。刘凤云:“家甚贫,蓬而行,故未尝有书也。”^②即便这样,他也“无所不通,皆从他所观。”^③由此可见他的好学。

徐祯卿对母亲有深厚的感情。他12岁时,母亲亡故,给他带来巨大的创伤。12年后,步入成年的祯卿写了《先母讳日二首》,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丧母的惨痛,自身不遇的凄苦,岁月易逝的悲叹,尽寓诗中。同乡挚友文征明读祯卿忆母诗,深为感动,写了《书昌国忆母诗后》云:“平生自谓心如铁,肠断徐卿泣母篇。”^④徐祯卿的创作中有不少叙写亲情的诗。从他的代内作诗中,可以看出徐妻的贤淑,善良。祯卿家境清寒,她与他同甘共苦,无慕富钦贵之心;祯卿入京远行,她鼓励丈夫振业策誉,“放志四海之外,傲容云霄之末”,还不忘劝诫他防备京师倾声夺利的险恶:“惟默可以保身,惟晦可以保名,处谦使人不忌,处下使人不争。”^⑤肺腑之言,拳拳之心,感人至深。祯卿登第前作有《野人灯火》一诗,生动地描绘了与妻子安贫守道,朝夕与共的情景:

小婢治麻妻课蚕,野人灯火影成三。已忘世味真堪喜,只欠湖山构草庵。^⑥

出身寒门,仕途不畅的祯卿对于声名利禄,已无所期望,而安于贫寒生涯了。27岁登第前,他

几番入京会试;及第后,入京为官;其后又远行湖湘,徐妻饱尝了别夫离子的悲苦。为此,祜卿写了《江南乐八首代内作》、《头流水歌三叠代内作》、《代阳帝寄内人曲》等诗,表达对妻子的理解和深情。如《龙头流水歌》其二云:

下陇磨剪刀力,刀涩指爪柔。将刀断割水,那用东西流。

诗人用比兴手法烘托出分离的愁苦和痛彻心髓的思念。祜卿的这部分诗,采用乐府旧题和传统比兴手法,语似浅而情深,含蓄吞吐,表达了对亲人,对故乡的深情。

徐祜卿幼年、青年时代,身居寒境,无贵卿之门可求,无营进之阶可登。早年丧母,体弱多病;成年以后,屡试不捷;中年之际,痛失爱女。这一切构成了他凄苦的生活际遇。在他及第前所作的《叹叹集》中卯留下了不少感慨身世凄消,仕途艰辛,岁月沧桑的诗篇。如《与孙生夜话》写失母后肝肠寸断,血泪尽洒的哀痛;《岁月》感叹岁月飞逝,壮志难酬。他在《穷儒》诗中写道:

穷儒只合话辛酸,谈口翻讥东野寒。自信苦心应损寿,妻怜多病劝加餐。身名赘世皆吾患,生死何人垂大观。怕取乐天诗再读,满风雨夜灯残。

这正是他辛酸、贫寒的儒生生活的写照。对于这些感遇诗,祜卿自己曾作诗评议:

哀苦亲将字字论,宛然妻妾恋余恩。离骚正合人怨,吟啸情知石上魂。太白才名堪远放,阆仙头发未曾须。芙蓉难绘何须问,自有新评百世存。^⑦

将这些感慨诗比做孤妻怨妾,恰似他自身心境的写照,隐含愤俗遁世的情调,低沉而微露愤懑。李翊云:“徐迪功昌谷祜卿《叹叹集》皆消遣伤悲之作。”^⑧因视野囿于自身际遇,诗多叙写哀悲怨,李梦阳以为“气格卑弱。”^⑨这些诗远没有及第后所作的诗气格高俊,但却正是诗人前半生生活的反映,展现了一个封建时代寒门儒士的凄凉境遇,故而李翊称赞它“任真而出”。^⑩

祜卿虽屈困境,仍保持着高尚的气节,决不苟且。他的《冷光居》诗写道:

我室本蔽晦,室虚自生白。寒素添儒风,凉辉浸毛骨。炯然尺五窗,爽气清目魄。仙人水晶宫,恍疑误投舄。炎景耀神京,朱门手堪炙。僬僬衡茅下,但有风雪迹。作诗寄歪楣,再拜谢热客。

表明不以贫困为辱,而志向冰清玉洁,自乐于窗明几净,作诗论艺的寒窗生涯。

江南山水秀丽,风光如画。祜卿的故乡滨临太湖。他曾称道:“太湖诸山多奇秀,两洞庭为之魁焉。”^⑪并多次游历太湖山水。弘治十六年“癸亥夏五月,始与客入太湖。由涵村而上,止于友人陆氏之庐。明日策马登缥缈峰,下甜心西湖寺,僧为具食,又拟谒毛公坛不果,因饮于资庆寺,留凡四日。”^⑫此行写了《游洞庭西山》诗八首寄给文征明,征明一一和之。此年十月,征明亦游东洞庭山作《游洞庭东山》诗七首相寄,祜卿亦一一和之。这组诗写太湖两洞庭风光极为生动。吕芑称道:“二豪诗句动英灵,令人歆慕。抛尘相与,世流传胜水经。”^⑬此组诗实描绘湖光山色,又生动表达了诗人的感受。如祜卿《自胥口入太湖》一首,诗人站在由胥口进太湖的船上,眺望湖中山水,只见波光淼淼,群山萦绕,宛如仙境,深受感染,写道:“沙边过雨龙腥暗,帆下分餐客鲙香。”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又如《登缥缈峰》一诗写灵峰峻伟,鹿道斜通,烟雨迷朦,药苗碧染的山中景色,极为神奇灵秀。《江南通志》载:

洞庭西山在太湖中,一名包山,又名夫椒山。……周百三十余里,重风山领,紫洲曲叙,诸峰无不奇挺。而缥缈峰为最高。缘山择胜,名刹凡于有八,而林屋洞毛公坛、桃花坞、消夏湾崑里诸迹尤著。^⑭

此时祜卿的山水诗深得谢灵运之妙。写自然美景,清新可爱。“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⑮而且往往用自然景物创出清远的意境来表达情绪。如《寒山寺》一首选择寒寺钟声,玉楼炫管的听觉与江火渔船的视觉形象结合烘托出旅思的寥寂。意境含蓄,余味曲包。又如《次韵石田登姑苏台》下首,诗人登临姑苏古台,眼空暮秋,远山含黛,顿生古幽思,慨叹忠良遭佞,黯然伤

魄。此期祯卿还作有《落日望京口》、《登京口驿楼》、《归自松陵》、《高邮二绝》等诗，记叙他游历江南的行足贵。故乡的山水音容，在他的笔底诗中，得到了入神似画的描绘。

吴中名士善画，好藏历代名画，这正是大量题画诗产生的基础。沈周、唐寅、文征明均为明代著名画家，祯卿与他们交往从密，创作中产生了大量题画诗。如《题征明戏效元晖小景》、《石勒问道图》二首、《煎茶图》、《题郑所南墨兰》、《题征明墨竹次韵》、《和韵石墨杏花》、《题画》二首、《美人昼寝图题赠徐子仁》、《题扇》等。这些诗描绘中人物山水，虫鱼鸟兽，以画入诗，诗画交融，形象生动，丰骨超然。如《题扇》之二写道：

渺渺洞庭秋水阔，扁舟摇动碧琉璃。松陵不隔东南望，枫落寒塘露酒旗。

诗人将湖中秋色写得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此所谓神韵高逸，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深为清人王阮亭所嘉爱，标举为神韵佳作。又如《题郑所南墨兰》写幽兰独自芳菲于荒园，一腔幽愤，寄与西风。诗人借兰抒怀，寓意深广。郑所南有感于国破家亡，借画兰以述亡国之痛。祯卿深悟其怀，通过对幽兰独立草莽的形象描绘，准确地表达出画家的意旨。又如《题征明墨竹次韵》诗云：“竹窗闲对疏疏雨，戏写新枝直过墙。”将竹的清新写得极为动人。而《奉题三城王桃花小障》则用拟人手法，把桃花的天好、妩媚写得楚楚动人。受绘画的启迪，祯卿作诗形神兼采，景清意远。祯卿此期还作有不少咏物诗。如《和答石田先生落花十首》、《柳花》、《咏莺》、《咏水仙花》、《芙蓉怨》五首、《新燕》等。《落花》极写花的飘零残落，表达出深深的哀婉和怜惜。《芙蓉怨》则借芙蓉倾述自己病魄萦绕的哀怨。

徐祯卿吴中诗囿于身世凄凉，命途多舛，视野较为狭窄。内容有浓厚的感伤情绪，但犹不妨碍他以吴中山水名胜和本人为原型，注重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经过艺术的概括，成功地创造出清远的意境以及与此协调的骨貌淑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推动他及第后的创作形成风怀澄澹，情高韵朗的艺术风格。祯卿以他的“濯濯淑灵，英英异姿”在故乡“颖拔而出。”^⑧

二、徐祯卿的吴中交游

徐祯卿出生的姑苏一带，山水秀丽，是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名人雅士荟集居之地。他早期在按乡结识了一批文人学士，深受吴中思想、文化的影响。

明代的江南，经济十分繁荣，工商业、织造业、漕运业极为发达。这里近临长江，地处太湖之滨的鱼米之乡，农业非常兴盛。陆深的《俨山簞金录》载：

本朝国初总计天下税量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

交税量之大，实为罕见。当时苏州粮食丰产，运粮业的发展，使漕运也极为繁荣。《明史》载：

洪武元年兆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宣德四年，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⑨

丝织业当时形成以南京为中心的苏、杭染局。如《明史》载：

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各有织染局。

正德元年，尚衣临言：“内库所贮诸色贮丝、纱罗、织金、闪色、斗牛、飞仙、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襖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⑩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杭一带织造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交流的频繁。孕育了一批江南才士,置身于经济、文化荣盛的氛围中,形成丰卓的才识和独特的情趣高尚。

稍先于祜卿,姑苏出了吴宽、王鏊、刘纛、吴一鹏、毛瑛、杨循吉、沈周、文林等;与祜卿同时,吴中又出了唐寅、文璧、祝允明、都穆、钱孔周、朱存理、徐缙、顾璘、朱凯、钱同爰、张灵、邢参、朱叔起、朱叔英兄弟;稍后又有皇甫洋、皇甫访兄弟、蔡羽、袁孝、刘凤、王宠等。吴中名士林立,在弘正、嘉靖间尤著。如文征明所言:

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化、弘治间,吴文定、王文恪继起高科,传掌帝制,遂持海内文柄。同时若杨礼部君谦、都太仆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颀然在人。^⑩

徐祜卿就生活在这个钟灵毓秀的环境中。及第前在故乡生活了整整27年,精砺诗艺,逐渐名于吴中。

阎秀卿《吴郡二科志》载徐祜卿“与吴趋唐寅相友善,寅独器许荐于石田沈周、南濠杨循吉,由是知名。”“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居湮之南濠。”^⑪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年未三十即致仕,“结庐支硎山下,课读经史,以松枝为筹,不精熟不止。”^⑫得唐寅之荐,祜卿结识了这位吴中名士。并有《寄杨仪曹君谦》诗云:

古道看重荐士篇,糠秕合在簸扬前。从来贫贱遭人唾,草草心怀难纸传。四海赠襦谁谢朓,百年酌酒感杨玄。清才江左今无数,试一题诗孰后先。

诗中陈述身世清寒,不合于时的境遇,表明寄情诗章的心志。弘治十一年,杨君谦恬退乐道,栖于支硎山阳,祜卿造谒其庐,作《杨隐君赞》云:

有斐杨君,秉文教古。精思塞渊,宏通艺理。由乡升朝,学优则仕。叹咏羔羊,俭洁行已。幡然改念,言慕田里。

称道他的隐退之志。吴人好隐,自有传统。黄省曾云:“自角里披裘公季札,范蠡辈前后洁身,历世不绝,时时有高隐者。”^⑬

祜卿同钱腴、钱贵父子的交往,使他对吴中隐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

夫所谓隐者,非必居深山之中,业耒鋤而亲木石也。夫隐士者,岂不读书而好道乎?修身而乐善乎?但心无慕禄仕,不能役事人耳。心无富贵之慕,则虽处市朝无点乎其隐也。何必谢人群、偃木石、弃儒业、亲耒鋤邪。^⑭

这正是明代吴中隐士的特点:他们不慕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而崇古守道,天性友孝。有的进身仕途,又转而退隐,不苟合于宦竖乱政,持刚直之志;有的身居贫寒,依然洁身自好,保清廉之节。尚隐而不一味深居寡出,求其隐志,清心习学,取友以自益。徐祜卿称道钱腴具有“好学笃行,安贫守道,不迂不矫”^⑮的隐士品行。这些都影响了他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不钻营,不同俗,不谋私,不以名利为重。徐祜卿结识的另一个吴中前辈沈石田也志于隐遁。文征明曰:“周字启南,别号石田,人称石田先生。”^⑯沈周极为好学,“学自群经而下,若诸史子集,若释老,若稗官小说莫不贯总,淹浹其所得,彘以资于诗。”^⑰吴中文士大都如此,极其看重学识。这些风气,深深地感染了徐祜卿,促使他少年时代不以家贫自弃而勤奋好学,用力攻读。

吴人好习学,故而好蓄书。钱同爰就甚“喜蓄书。每并金悬购,故所积甚富。诸经子史之外,山经地志,稗官小说,无所不有,而亦无所不窥。尤喜左氏及左马、班扬之书。”^⑱祜卿称道他“专精古学,讽阅传记,心朗性明。”^⑲

与徐祜卿交往从密的朱存理、朱凯,人称“两宋先生”,就以藏书丰浩著名吴中。文征明说:

吾苏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尧民凯。两人皆不业仕进,又不随俗为庸并小人之事。日惟挟册呻吟

以乐。好求其人理言遗事而识之，对客举似如引绳贯珠，绵绵弗能休。素皆高贲，采费以资其好，不恤也。^⑥

祯卿与他们交往，作有《题朱尧民小景》诗，称赞朱凯画法一扫铅华，情真意遥。弘治十二年，祯卿还在吴中为朱性甫募捐买驴，作有《为朱性甫募买驴疏》。钱同爰，朱良育、祝允明、唐寅、邢参均慷慨解囊，助其放迹中林匡庐之志。他还作有《寄朱隐君性甫》诗，称道朱存理蓄书之志：“自笑千金惜已捐，陶然知命且随缘。睽疏故旧家家酒，狼籍图书处处船。”^⑦

吴中人士，身居江南经济繁荣之地，多好求富，饶有家资。但他们不狂侈滥住，酷爱藏书，以蓄书丰富，读书广博自豪。交往无吝，侠义大度，无门第之嫌，“得以周旋骚坛之上者，则亦非独以财故也。”^⑧正是这种豪侠重才的吴中风气，才使少年、青年时代的徐祯卿虽身居寒门，犹交游广泛；家无蓄书，仍博雅卓识。他的才情逸志，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孕育而成。

吴中人士深受魏晋清谈遗风影响。“自王、谢、支遁喜为清谈，至今士大夫相聚，觞酒为闲语终日。”^⑨他们对宦党专权，忠良遭佞的时政极为不满，因此失望于仕途而转志文学交游、诗文倡酬。较之魏晋玄谈之士，少些狂荡放诞，多些温纯厚雅。徐祯卿置身于此，结识了钱孔周、唐寅、文壁。他们交往亲密，居止日暱近，展陈图籍，切劘诗艺。文征明在《钱孔周墓言志铭》中说：

时余三人与君（钱孔周）皆在庠序，故会晤为数时日不见辄奔走相觅。见辄文酒燕笑，评鹭古今。或书所为文相讨论，以为禾。……室庐靓深，嘉木秀野足以游适。肆陈图籍，时时招集奇胜满座中。酒壶列前，棋局傍临，握槊呼卢，凭陵翔掷，含醖赋诗，负轩而歌，邈然高寄，不知古人何如也！^⑩

在这里，文征明十分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徐祯卿家居时交往习学的情形。正是在相互谈诗论艺之中，陶冶了他深广的艺术修养，磨砺了诗艺。

徐祯卿前期诗学六朝晚唐，受吴中诗风影响很大。在他的吴中诗友里，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唐子畏和文征明。

徐祯卿与唐寅素善。唐寅被誉为“江左第一风流才子”^⑪，工诗善画，名冠江南。祯卿称道他：“程资疏朗，任逸不羁，喜玩古书，多所博通”^⑫子畏一生仕途蹭蹬。弘治十二年，与江阴徐经入京会试，因徐经科场案被罢下狱，自此不第。徐祯卿与他交往从密。弘治十四年，子畏经科场案后，绝仕归里，游闽、浙、赣、湘等省。此年祯卿中乡举。第二年子畏倦游归里，得疾稍愈，徐祯卿即寄诗云：

闻子初从远道回，南中访古久徘徊。闽州日月虚仙观，越苑风烟几废台。赖有藜筇供放迹，每于鸚鵡惜高才。沧江海柳春将变，忆尔飘零白发哀。^⑬

此诗气格高逸，挥洒自如。此时还作有《简伯虎》诗：

麻纸功名笑浪传，如今袖手了尘缘。交朋零落看书札，花月萧条问酒钱。数里青山骑犊醉，一床黄叶拥秋眠。心期兀兀成幽病，谁与高人辨草屨。

写了却尘缘，恃才傲物的怀抱。汪端称此诗“写得高士行径出。”祯卿家资贫乏，《子畏全集》有《赠徐昌国》诗云：“书籍不如钱一囊，少年何苦擅文章。”祯卿在京时作有《怀伯虎》诗云：

寒窗灯火张生梦，京路风尘季子金。两地相思各明月，关山书尺几销沉。

可知祯卿入京应时，子畏家资丰余，曾解囊相助。两人交往深厚，如祯卿所云：“十年与尔青云交，倾心置腹无所惜。”^⑭

唐寅绝意仕宦，于乡里筑室桃花坞，“坐客常满，文章风采，照辉江表。”^⑮祯卿与他倡酬泳怀，诗艺益进。子畏的宦场坎坷与祯卿的仕途经遇相似，同遭时龃龉，良图难遂。文人自古不合于时，正是这一共同的感受使祯卿引子畏为相知，也由此意识到了宦场中追名逐利的险恶。

祯卿早年结识文林父子，为他们的品节和才识所折服，与之倾心无隙。“文林，字宗儒，长洲

人。……与杨循吉、李应楨、沈周善，而其子征明尤有名。”^②祜卿在《复文温州书》中坦诚地道出自己的心志：

某质本汗浊，无干进之阶，重以迂劣，不谐时态，所以不敢求贵卿之门；蹶足营进之途。退自浪放任性，所如南山之樗，任其卷曲。然亦不喜饮酒，注荡狂诞，谢礼检。但喜洁窗几，抄读古书，间作词赋论议以达性情，摅胸臆之说，期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③

祜卿崇尚古风，好读古书，不求营进。对时文的态度是：“至于时文讲说，或种数月，不经目前，以是益大戾于时。”^④文温州鼓励他应“以三代人士自期”^⑤，以高朗行径自豪。弘治十一年，文林出刺温州，祜卿同杨君谦、沈启南、唐子畏、朱性甫等在虎丘为他饯别。弘治十二年，文林奄丧于温州任，祜卿作《文温州诔》，《瞻文温州画像》，《长至日拜文温州像》等诗文哀悼他。

祜卿少与文璧交友。文嘉《先君行略》云：“徐迪功祜卿年少时袖诗谒公(文璧)，公见徐诗大喜，遂相与倡和，有《太湖新录》、《落花》等诗传于世。”“文璧，温州刺史文林次子，‘于文师吴少宽宰，于书师故李太仆应楨，于画师故沈周先生’^⑥，是一名工诗善画的吴中才士。当时，‘吴中文士秀异祝允明、唐寅、徐祜卿日来游，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祜卿诗奕奕有建安风’^⑦，四人被誉为‘吴中四杰’，而文征明(璧)在吴中‘主风雅数十年’，‘与祝允明、唐寅、徐祜卿辈相切割，名日益著’^⑧。

文征明“好为古文词。时南峰杨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鸣”。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六如唐寅天才俊逸，公与二人共耽古学，游从甚密”。“吴文定宽……悉以古法授之，……李公应楨博学好古，刚介难近，少所许可而独重公”^⑨。由此可见吴中名士皆以古道为乐，志于古学而不屑于时文。祜卿深受影响，崇尚古风。在《与刘子书中》他明确阐述了尚古之道：

于戏！古道沉废已久。时士率喜以举业相夸谈，声利相倾夺，闻人习古学，辄群聚而笑之，目刺而腹忌。昌国少时，不解人好憎，往往学吟咏拟古人赋，谬为先辈所推奖，而忤于时流，排于俗吏，羝羊逆性，率不能与时低徊。方俗包核圣经，周览子传，准《史记》、《子虚》之文，以坐偿宿心。……·好古之心，犹矻矻不休。^⑩

祜卿在这里对虚夸浮华的浅陋时风加以斥责，并意识到时文只不过是举业进身的敲门砖，表明自己尚古积学的坚定信念。徐祜卿受倡崇古学的吴中风习影响，“排俗违时，蹈古而癖”^⑪，这正是他后来置身古文运动的思想基础。

吴中诗风，多缀六朝之秀，清新绮缛。其内容由于脱离时政，多囿于写高士清怀，闲情逸致。抒个人情怀，或写山水风物，艺术上较为注重雅饰。写天趣，则如云容水态，缘情随事，因物赋形，挥洒自如。祜卿所云：“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⑫祜卿此时在吴中作诗，也“多学六朝，闲杂晚唐，有竹枝、杨柳之韵”^⑬，以词的情语入诗。如《咏柳花》云：“转眼东风有遗恨，并泥流水是前程”。又《偶见》云：“可奈玉鞭留不住，又衔春恨到天涯”。毛先舒称它是“词家情语之最”^⑭。王世贞也说：“昌谷少即搆词，文匠齐梁，诗沿晚季。迨举进士，见李献吉，大悔改”^⑮。祜卿吴中诗，多咀六朝精旨，采晚唐妙则。钱谦益云：“其持论于唐名家，独嘉刘宾客、白太傅。沈酣六朝，散华流艳”^⑯。然而他认为祜卿吴中诗“标格清妍，搆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佻父槎牙峩兀之习，江左风流，故自在也。”^⑰这个评价，较为准确地指明了祜卿吴中诗的特点。

徐祜卿一生作诗，由前期的学六朝、晚唐转向后来学汉魏盛唐，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前期诗作于吴中，内容较为狭窄，艺术上通过对六朝陶、谢诸家的窥模体味，使他作诗走向清新澄淡，宏肆渊博，但也不免纤艳句累，气格也显纤弱。后期诗作于及第之后，学汉魏，专心古淡；学盛唐，

择取李太白、孟浩然、王龙标一派作为学习典范。写诗格调高逸,情韵丰满,终于成为明诗中的“清音”。这一变化,同他的生平交游密切相联。从徐祯卿的吴中交游和生际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吴中诗得以产生的背景。

注释:

- ①王世贞《明诗评》。
- ②③刘凤《续吴先贤赞·文学》卷十一。
- ④文征明《甫田集》卷二。
- ⑤傅光宅《重选迪功外集》卷四《与室人叙别》。
- ⑥《徐昌谷全集》卷十三别稿。
- ⑦《徐昌谷全集》卷十一别稿《余尝评吾诗如孤妻怨妾,自有态度庚申岁除因缉敝稿遂题其后》。
- ⑧⑩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
- ⑨黄鲁曾《续吴中故实记》。
- ⑪⑫《太湖新录》之《游洞庭西山诗叙》。
- ⑬吕《题太湖新录后》。
- ⑭赵弘恩、黄之等《江南通志》卷十一。
- ⑮《文心雕龙·明诗》。
- ⑯《甫田集》卷二十四《祭徐昌谷文》。
- ⑰《史明·食货志三·漕运仓库》。
- ⑱《明史·食货志六·织造》。
- ⑲《甫田集》卷三十二《翰林蔡先生墓志》。
- ⑳阎秀卿《吴郡二科志》。
- ㉑曹允源、吴荫培等《吴县志·列传》三卷六十六上。
- ㉒⑳黄省曾《吴风录》。
- ㉓㉔《重选迪功外集》卷四《漕湖聚珠集序》。
- ㉕㉖《甫田集》卷二十五《本贯苏州府长洲县相城里沈周这年八十有三状》。
- ㉗《甫田集》卷三十三《钱孔周墓志铭》。
- ㉘㉙徐祯卿《新倩籍》。
- ㉚《甫田集》卷二十九《朱性甫先生墓志铭》。
- ㉛《徐昌谷全集》卷十别稿。
- ㉜杨循吉《苏读·顾阿瑛豪侈》。
- ㉝《甫田集》卷三十三。
- ㉞《明诗纪事》丁卷十一。
- ㉟皇甫译《徐迪功外集》卷下《怀伯虎》。
- ㊱《明三十家诗选初集》卷五上。
- ㊲《迪功集》卷三《唐生将卜筑桃花之坞谋家无赏始书此寄此解嘲》。
- ㊳⑳、《江南通志·文物志·文苑·苏州府》卷一百六十五。
- ㊴⑳、㊵《重选迪功外集》卷四《复文温州书》。
- ㊶《甫田集》三十六附录。
- ㊷⑳王世贞《文征明传》。见《文征明全集》附录。
- ㊸《明史·文征明传》。
- ㊹《甫田集》卷三十六附录文嘉《先君行略》。
- ㊺《重选迪功外集》卷四。
- ㊻文征明《徐昌谷文》。
- ㊼《重选迪功外集》卷三《文章烟月》。
- ㊽㊾毛先舒《诗辨坻》。
- ㊿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
- ㊽㊾《列朝诗集》丙九。